

詞學小叢書之十一——羅芳洲編

詞
學
研
究

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

目次

第一輯	詞源	一
第二輯	樂府指迷	三七
第三輯	古今詞論	五一
第四輯	論詞雜著	九七
第五輯	人間詞話	一九
第六輯	論詞法	三五

詞

第一輯

源

小序

這本詞學研究共分六輯。第一輯是宋張炎的詞源，詞源本分上下二卷，上卷專論音律，非瀏覽所能了解，故未編入，茲編僅錄其專講作法之下卷。第二輯是宋沈義父的樂府指迷，亦是注重于作法上的探討的。第三輯古今詞論，第四輯周濟的論詞雜著及第五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，皆對於名家詞的評論，足資研究詞學者之重要參考。第六輯是吳梅的論詞法，亦爲初學詞者所不可不知。如果讀者能將

此編細讀一過，我相信對於詞學的門徑與常識，是具備了的。

羅芳洲二二，五，五。

詞源

張炎

古之樂章樂府樂調樂曲，皆出於雅正。粵自隋唐以來，聲詩間爲長短句。至唐人則有尊前、花間集。迄於崇寧立大晟府，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，審定古調。淪落之後，少得存者。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。而美成諸人，又復增演慢曲引近，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。按月律爲之，其曲遂繁。美成負一代詞名，所作之詞，渾厚和雅，善於融化詩句，而於音譜，且間有未譜，可見其難矣。作詞

者，多效其體製，失之軟媚而無所取。此惟美成爲然，不能學也。所可倣倣之詞，是一美成而已。舊有刊本六十家詞，可歌可誦者，指不多屈。中間如秦少游、高竹屋、姜白石、史邦卿、吳夢窗，此數家格調不侔，句法挺異，俱能特立清新之意，刪削靡曼之詞，自成一家，各名於世。作詞者能取諸人之所長，去諸人之所短，精加玩味，象而爲之，豈不能與美成輩爭雄長哉。余疏陋譚才，昔在先人侍側，聞楊守齋、毛敏仲、徐南溪諸公，商榷音律，嘗知緒餘，故生平好爲詞章。用功踰四十年，未見

其進。今老矣。嗟古音之寥寥，慮雅詞之落落，僭述管見，類列於后，與同志者商略之。

【音譜】

詞以協音爲先。音者何？譜是也。古人按律製譜，以詞定聲。此正「聲依永，律和聲」之遺意。有法曲，有五十四大曲，有慢曲。若曰法曲，則以倍四頭管品之。（卽篳篥也）其聲清越。大曲則以倍六頭管品之，其聲流美。卽歌者所謂曲破。如望瀛，如獻仙音，乃法曲。其源自唐來。如六么，如降黃龍，乃大曲。唐時鮮有聞。法曲有散序歌頭，

音聲近古，大曲有所不及。若大曲亦有歌者，有譜而無曲，片數與法曲相上下，其說亦在歌者，稱停緊慢調停音節，方爲絕唱。惟慢曲引近則不同，名曰小唱，須得聲字清圓，以啞筆籠合之。其音甚正，簫則弗及也。慢曲不過百餘字，中間抑揚高下，丁抗掣洩，有大頓小頓，大住小住，打措等字。真所謂上如抗，下如墜，曲如折，止如槁木，倨中矩，句中鉤，纍纍乎，端如貫珠之語，斯爲難矣。

先人曉暢音律，有寄閑集。旁綴音譜，刊行於

世。每作一詞，必使歌者按之。稍有不協，隨即改正。曾賦瑞鶴仙一詞云：「捲簾人睡起，放燕子歸來，商量春事，芳菲又無幾。減風光都在賣花聲裏。吟邊眼底，被嫩綠移紅換紫，甚等閑半委東風，半委小橋流水。還是苔痕湔雨，竹影留雲，做晴猶未。繁華迤邐西湖上，多少歌吹。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，閑了尋香兩翅。那知人一點新愁，寸心萬里」。此詞按之調譜聲字皆協，惟撲字稍不協，遂改爲守字迺協。始知雅詞協音，雖一字亦不放過，信乎協音之不易也。又作惜花春起早云：「

「瑣窗深」，深字意不協，改爲幽字，又不協，再改爲明字，歌之始協。此三字皆平聲，胡爲如是？蓋五音有唇齒喉舌鼻，所以有輕清重濁之分。故平聲字可爲上入者此也。聽者不知宛轉遷就之聲，以爲合律；不詳一定不易之譜，則曰失律。矧歌者豈特忘其律，抑且忘其聲字矣。述詞之人，若只依舊本之不可調者，一字填一字，而不知以訛傳訛，徒費思索。當以可調者爲工，雖有小疵亦庶幾耳。

【拍眼】

法曲大曲慢曲之次，引近輔之，皆定拍眼。蓋

一曲有一曲之譜，一均有一均之拍，若停聲待拍，方合樂曲之節。所以衆部樂中用拍板名曰齊樂，又曰樂句，卽此論也。南唐書云：王感化善歌謳，聲振林木，繫之樂部，爲謠板色後之樂，棚前用歌板色二人，聲與樂聲相應，拍與樂拍相合。按拍二字，其來亦古，所以舞法曲大曲者，必須以指尖應節，俟拍然後轉步，欲合均數故也。法曲之拍，與大曲相類，每片不同。其聲字疾徐，拍以應之。如大曲降黃龍花十六，當用十六拍。前袞中袞六字一拍，要停聲待拍，取氣輕巧。煞袞則三字一拍，蓋

其曲將終也。至曲尾數句，使聲字悠揚，有不忍絕響之意，似餘音遶梁爲佳。惟法曲散序無拍，至歌頭始拍。若唱法曲大曲慢曲，當以手拍，纏令則用拍板。嘌吟誦唱諸公調，則用手調兒，亦舊工耳。

（此句似有誤字）慢曲有大頭曲，疊頭曲，有打前拍，打後拍。拍有前九後十一，內有四艷拍，引近則用六均，拍外有序子，與法曲散序中序不同。法曲之序，一片正合均拍，俗傳序子四片，其拍頗碎，故纏令多用之。繩以慢曲八均之拍不可，又非慢二急三拍，與三臺相類也。曲之大小，皆合均聲，豈

得無拍？歌者或斂袖，或掩扇，殊亦可哂。唱曲苟不按拍取氣，決是不均，必無節奏。是說非習於音者不知也。

【製曲】

作慢詞看是甚題目，先擇曲名，然後命意。命意既了，思量頭如何起，尾如何結，方始選韻，而後述曲。最是過片，不要斷了曲意，須要承上接下。如姜白石詞云：「曲曲屏山，夜涼獨自甚情緒？」於過片則云：「西窗又吹暗雨，」此則曲之意脈不斷矣。詞既成，試思前後之意不相應，或有

重疊句意，又恐字面麤疏，卽爲修改。改畢淨寫一本，展之几案間，或貼之壁。少頃再觀，必有未穩處，又須修改。至來日再觀，恐又有未盡善者。如此改之又改，方成無瑕之玉。倘急于脫稟，倦事修擇，豈能無病？不惟不能全美，抑且未協音聲。作詩者且猶句鍛月鍊，況於詞乎？

【句法】

詞中句法，要平妥精粹。一曲之中，安能句句高妙，只要拍搭襯副得去，於好發揮筆力處，極要用工，不可輕易放過，讀之使人擊節可也。如東坡

楊花詞云：「似花還似非花，也無人惜從教墜。」又云：「春色三分，二分塵土，一分流水。」如美成風流子云：「鳳閣繡幃深幾許？聽得理絲簧。」如史邦卿春雨云：「臨斷岸新綠生時，是落紅帶愁流處。」燈夜云：「自憐詩酒瘦，難應接許多春色。」如吳夢窗登靈巖云：「連呼酒上琴臺去，秋與雲平。」閩重九云：「簾半捲，帶黃花，人在小樓。」姜白石揚州慢云：「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，冷月無聲。」此皆平易中有句法。

【字面】

句法中有字面。蓋詞中一箇生硬字用不得，須是深加煅煉，字字敲打得響，歌誦妥溜，方爲本色語。如賀方回、吳夢窗，皆善於鍊字面，多於溫庭筠李長吉詩中來。字面亦詞中之起眼處，不可不留意也。

【虛字】

詞與詩不同，詞之句語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，若堆疊實字，讀且不通，況付之雪兒乎？合用虛字呼喚，單字如正、但、甚、任、之類；兩字如莫是、還又、那堪之類；三字如更能

消，最無端，又卻是之類。此等虛字，卻要用之得其所。若能盡用虛字，句語自活，必不質實，觀者無掩卷之誚。

【清空】

詞要清空，不要質實。清空則古雅峭拔，質實則凝澀晦昧。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，去留無迹。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，眩人眼目，碎拆下來不成片段。此清空質實之說。夢窗聲聲慢云：「檀欒金碧，婀娜蓬萊，游雲不蘸芳洲。」前八字恐亦太澀。如唐多令云：「何處合成愁，離人心上秋。縱芭蕉不

雨也颼颼。都道晚涼天氣好，有明月，怕登樓。

前事夢中休，花空煙水流。燕辭歸客尙淹留。垂柳不縈裙帶住，謾長是，繫行舟。此詞疏快，卻不質實。如是者集中尙有，惜不多耳。白石詞如疏影、暗香、揚州慢、一萼紅、琵琶仙、探春八歸、淡黃柳等曲，不惟清空，又且騷雅，讀之使人神觀飛越。

【意趣】

詞以意爲主，不要蹈襲前人語意。如東坡中秋水調謠云：「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：不知天上

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
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事在人間？捲
珠簾，開繡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
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
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〔夏夜洞仙歌云：「冰
肌玉骨，自清涼無汗。水殿風來暗香滿。繡簾開，
一點明月窺人，人未寢，欹枕釵橫鬢亂。起來攜
素手，庭戶無聲，時見疏星度河漢。試問夜如何？
夜已三更，金波淡，玉繩低轉。但屈指西風幾時
來，又不道，流年暗中偷換。〕王荆公金陵桂枝香

云：「登臨送目，正故國晚秋，天氣初肅。千里澄江似練，翠峯如簇。征帆去棹斜陽裏，背西風酒旗斜矗。綵舟雲淡，星河鷺起，畫圖難足。嘆往昔豪華競逐，恨門外樓頭，悲恨相續。千古憑高，對此謾嗟榮辱。六朝舊事，隨流水，但寒煙衰草凝綠。至今商女，時時猶唱後庭遺曲。」姜白石暗香賦梅云：「舊時月色，是幾番照我梅邊吹笛？喚起玉人，不管清寒與攀摘。何遜而今漸老，都忘卻春風詞筆。但怪得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瑤席。」江國正寂寂，嘆寄與路遙，夜雪初積。翠尊易泣，紅萼無言。

耿相憶。長記會攜手處，千樹壓西湖寒碧。又片片
吹盡也，幾時見得？疏影云：「苔枝綴玉，有翠
禽小小，枝上同宿。客裏相逢，籬角黃昏，無言自
倚修竹。昭君不慣胡沙遠，但暗憶江南江北。想珮
環月夜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。」猶記深宮舊事，那
人正睡裏飛近蛾綠。莫似春風，不管盈盈，早與安
排金屋。還教一片隨波去，又卻怨玉龍哀曲。等恁
時再覓幽香，已入小窗橫幅。此數詞皆清空中有
意趣，無筆力者未易到。

【用事】

詞用事最難，要體認著題，融化不澁。如東坡永遇樂云：「燕子樓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鎖樓中燕，」用張建封事。白石疏影云：「猶記深宮舊事，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，」用壽陽事。又云：「昭君不慣胡沙遠，但暗憶江南江北，想珮環月夜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，」用少陵詩。此皆用事，不爲事所使。

【詠物】

詩難於詠物，詞爲尤難。體認稍真，則拘而不暢。模寫差遠，則晦而不明。要須收縱聯密，用事合題，一段意思，全在結句，斯爲絕妙。如史邦卿

東風第一枝詠春雪云：「巧翦蘭心，偷黏草甲，東風欲障新煖。謾疑碧瓦難留，信知暮寒較淺。行天入鏡，做弄出輕鬆纖軟。料故園不捲重簾，誤了乍來雙燕。青未了，柳回白眼，紅欲斷，杏開素面。舊遊憶着山陰，後盟遂妨上苑。熏鑪重熨，便放慢春衫針線。恐鳳韉挑菜歸來，萬一灞橋相見。」

綺羅香詠春雨云：「做冷欺花，將煙困柳，千里偷催春暮。盡日冥迷愁裏，欲飛還住。驚粉重，蝶宿西園。喜泥潤，燕歸南浦。最妨他佳約風流，鈿車不到杜陵路。」

沈沈江上望極，還被春潮晚急，難

尋官渡。隱約遙峯，和淚謝娘眉嫵。臨斷岸，新綠生時，是落紅，帶愁流處。記當日門掩梨花，翦燈深夜語。——雙雙燕詠燕云：「過春社了，度簾幙中間，去年塵冷。差池欲住，試入舊巢相並。還相雕梁藻井，又軟語商量不定。飄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開紅影。芳徑，芹泥雨潤。愛貼地爭飛，競誇輕俊。紅樓歸晚，看足柳昏花暝。應自棲香正穩，便忘了天涯芳信。愁損玉人，日日畫闌獨凭。」白石暗香疏影詠梅云：（前意趣門）齊天樂賦促織云：「庚郎先自吟愁賦，淒淒更聞私語。露濕銅鋪，苔

侵石井，都是會聽伊處。哀音似訴，正思婦無眠，起尋機杼。曲曲屏山，夜涼獨自甚情緒？西窗又吹暗雨，爲誰頻斷續，相和砧杵。候館吟秋，離宮弔月，別有傷心無數。幽詩謾與。笑籬落呼燈，世間兒女。寫入琴絲，一聲聲最苦。」此皆全章精粹，所詠瞭然在目，且不留滯於物。至如劉改之沁園春詠指甲云：「銷薄春冰，碾輕寒玉，漸長漸彎。見鳳鞵泥污，偎人強剔，龍涎香斷，撥火輕翻。學撫瑤琴，時時欲翦，更掬水魚鱗波底寒。纖柔處，試摘花香滿，鏤棗成斑。時將粉淚偷彈，

記切玉，曾教柳傅看。算恩情相着，搔便玉體，歸期倦數，劃徧闌干。每到相思，沈吟靜處，斜倚朱唇皓齒間。風流甚，把仙郎暗搯，不放春閑。又

詠小腳云：「洛浦凌波，爲誰微步，輕塵暗生。記踏花芳徑，亂紅不損，步苔幽砌，嫩綠無痕。襯玉羅慳，銷金樣窄，載不起盈盈一段春。嬉遊倦，笑教人歎捻，微褪些跟。有時自度譎勻，悄不覺，微尖點拍頻。憶金蓮移換，文鴛得侶，繡裯催袞，舞鳳輕分。懊恨深遮，牽情半露，出沒風前煙縷裙。知何似，似一鉤新月，淺碧籠雲。」二詞亦自

工麗，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耳。

【節序】

昔人詠節序，不惟不多，附之譌喉者，類是率俗，不過爲應時納俗之聲耳。所謂清明折桐花爛漫，端午梅霖初歇，七夕炎光謝若，律以詞家調度，則皆未然。豈如美成解語花賦元夕云：「風銷焰蠟，露浥烘爐，花市光相射。桂華流瓦，纖雲散，耿耿素娥欲下。衣裳淡雅，看楚女纖腰一把。簫鼓喧，人影參差，滿路飄香麝。因念帝城放夜，望千門如畫。嬉笑游冶，鈿車羅帕，相逢處，

自有暗塵隨馬。年光是也，惟只見舊情衰謝。清漏移，飛蓋歸來，從舞休歌罷。〔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：〕草腳愁蘇，花心夢醒，鞭香拂散牛土。舊歌空憶珠簾，綵筆倦題繡戶。黏雞貼燕，想立斷東風來處。暗惹起一掬相思，亂若翠盤紅縷。

今夜覓夢池秀句，明日動探花芳緒。寄聲酤酒人家，預約俊游伴侶。憐他梅柳，怎忍潤天街酥雨。待過了一月燈期，日日醉扶歸去。〔黃鍾喜遷鶯賦元夕云：〕月波疑滴，望玉壺天近，了無塵隔。翠眼圈花，冰絲織練，黃道寶光相直。自憐詩酒瘦，

難應接許多春色。最無賴是隨香趁燭，曾伴狂客。蹤跡，謾記憶。老了杜郎，忍聽東風笛。柳院燈疏，梅廳雪在，誰與細傾春碧。舊情未定，猶自學當年游歷。怕萬一悞玉人夜寒，窗際簾隙。如此等妙詞頗多。不獨措辭精粹，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，人家宴樂之同。至如李易安永遇樂云：「不如向簾兒底下，聽人笑語，」此詞亦自不惡。而以俚詞歌於坐花醉月之際，似乎擊缶詔外，良可嘆也。

【賦情】

簸弄風月，陶寫性情，詞婉於詩。蓋聲出鶯吭

燕舌間，稍近乎情可也。若鄰乎鄭衛，與纏令何異也。如陸雪溪瑞鶴仙云：「臉霞紅印枕，睡覺來，冠兒還是不整。屏間麝煤冷，但眉山壓翠，淚珠彈粉。堂深晝永，燕交飛，風簾露井。恨無人說與相思，近日帶圍寬盡。」重省殘燈朱幌，淡月紗窗，那時風景。陽臺路遠，雲雨夢便無準。待歸來，先指花梢教看，卻把心期細問，問因循，過了青春，怎生意穩？」辛稼軒祝英臺近云：「寶釵分，桃葉渡，煙柳暗南浦。怕上層樓，十日九風雨。斷腸片片飛紅，都無人管，憑誰勸啼鶯聲住。鬢邊覷，

試把花卜歸期，纔簪又重數。羅帳燈昏，哽咽夢中語。是他春帶愁來，春歸何處，卻不解帶將愁去？「皆景中帶情，而有騷雅。故其燕酣之樂，別離之愁，回文題葉之思，峴首西州之淚，一寓於詞。若能屏去浮豔，樂而不淫，是亦漢魏樂府之遺意。」

【離情】

春草碧色，春水綠波，送君南浦，傷如之何？
矧情至於離，則哀怨必至，苟能調感愴於融會中，斯爲得矣。白石琵琶仙云：「雙槳來時，有人似，

舊曲桃根桃葉。歌扇輕約飛花，蛾眉正愁絕。春漸遠，汀洲自綠，更添了幾聲嗁鴉。十里揚州，三生杜牧，前事休說。又還是宮燭分煙，奈愁裏怱怱換時節。都把一襟芳思，與空階榆莢。千萬縷，藏鴉細柳，爲玉尊起舞回雪。想見西出陽關，故人初別。秦少游八六子云：「倚危亭，恨如芳草，萋萋剗盡還生。念柳外青驄別後，水邊紅袂分時，愴然暗驚。無端天與娉婷，夜月一簾幽夢，春風十里柔情。怎奈何歡娛漸隨流水。素絃聲斷，翠綃香減，那堪片片飛花弄晚，濛濛殘雨籠晴。正銷

凝，黃鸝又啼數聲。」離情當如此作，全在情景交鍊，得言外意。有如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，」乃爲絕唱。

【令曲】

詞之難於令曲，如詩之難於絕句。不過十數句，一句一字閒不得，末句最當留意，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。當以唐花間集中章莊溫飛卿爲則。又如馮延巳、賀方回、吳夢窗，亦有妙處。至若陳簡齋「杏花疏影裏，吹笛到天明」之句，真是自然而大抵前輩不留意於此，有一兩曲膾炙人口，餘

多鄰乎率易。近代詞人，卻有用功於此者。倘以爲專門之學，亦詞家之射雕手。

【雜論】

詞之作必須合律，然律非易學，得之指授方可。若詞人方始作詞，必欲合律，恐無是理。所謂千里之程；起於足下，當漸而進可也。正如方得離俗爲僧，便要坐禪守律，未曾見道而病已至，豈能進於道哉。音律所當參究，詞章先宜精思，俟語句妥溜，然後正之音譜。二者得兼，則可造極元之域。今詞人纔說音律，便以爲難，正合前說，所以

望望然而去之。苟以此論製曲，音亦易諧，將于于然而來矣。

詞之語句，太寬則容易，太工則苦澀。如起頭八字相對，中間八字相對，卻須用功著一字眼，如詩眼亦同。若八字既工，下句便合稍寬，庶不窒塞約莫寬易。又著一句工緻者，便覺精粹，此詞中之關鍵也。

詞不宜強和人韻，若倡者之曲韻寬平，庶可賡歌。倘韻險又爲人所先，則必牽強賡和，句意安能融貫，徒費苦思，未見有全章妥溜者。東坡次章質

夫楊花水龍吟韻，機鋒相摩，起句便合，讓東坡出一頭地，後片愈出愈奇，真是壓倒今古。我輩儻遇險韻，不若祖其元韻，隨意換易，或易韻答之，是亦古人三不和之說。大詞之料，可以斂爲小詞，小詞之料，不可展爲大詞。若爲大詞，必是一句之意，引而爲兩三句，或引他意入來捏合成章，必無一唱三嘆。如少游水龍吟云「小樓連苑橫空，下窺繡轂雕鞍驟，」猶且不免爲東坡見誚。近代詞人用功者多，如陽春白雪集，如絕妙詞選，亦自可觀，但所取不精一，豈若周草窗所選絕妙好詞之爲精

粹？惜此板不存，恐墨本亦有好事者藏之。難莫難於壽詞，倘盡言富貴，則塵俗；盡言功名，則諛佞；盡言神仙，則迂闊虛誕。當總此三者而爲之，無俗忌之辭，不失其壽可也。松椿龜鶴，有所不免，卻要融化字面，語意新奇。近代陳西麓所作本製平正，亦有佳者。

詞欲雅而正。志之所之，一爲情所役，則失其雅正之音。耆卿伯可不必論，雖美成亦有所不免。如「爲伊淚落」，如「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」，如「天便教人霎時得見何妨」，如「又恐伊尋消問

息瘦損容光，」如「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餉留情，所謂淳厚日變成澆風也。

詩之賦梅，惟和靖一聯而已。世非無詩，不能與之齊驅耳。詞之賦梅，惟姜白石暗香疏影二曲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自創新意，真爲絕唱。太白云：「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顥題詩在上頭，」誠哉是言也。

美成詞，只當看他渾成處，於軟媚中有氣魄，探唐詩融化如自己者，乃其所長，惜乎意趣卻不高遠。所以出奇之語，以白石騷雅句法潤色之，真天

機雲錦也。東坡詞如水龍吟詠楊花詠聞笛，又如過秦樓、洞仙歌、卜算子等作，皆清麗舒徐，高出人表。哨遍一曲，隱括歸去來辭，更是精妙，周秦諸人，所不能到。

秦少游詞體製淡雅，氣骨不衰，清麗中不斷意脈，咀嚼無滓，久而知味。

晁無咎詞名冠柳，琢語平帖，此柳所以易冠也。

近代楊守齋精於琴，故深知音律，有圈法周美成詞。與之游者，周草窗、施梅川、徐雪江、奚秋崖、李商隱，每一聚首，必分題賦曲。但守齋持律

甚嚴，一字不苟作，遂有作詞五要，觀此則詞欲協音，未易言也。

辛稼軒、劉改之作豪氣詞，非雅詞也，於文章餘暇，戲弄筆墨，爲長短句之詩耳。元遺山極稱稼軒詞，及觀遺山詞，深於用事，精於鍊句，風流醜藉處，不減周秦，如雙蓮雁邱等作，妙在模寫情態，立意高遠，初無稼軒豪邁之氣。豈遺山欲表而出之，故云爾？

康柳詞亦自批風抹月中來，風月二字，在我發揮，二公則爲風月所使耳。

第二輯

樂
府
指
迷

樂府指迷

沈義父

余自幼好吟詩，壬寅秋始識靜翁於澤濱，癸卯識夢窗。暇日相與倡酬，率多填詞，因講論作詞之法，然後知詞之作，難於詩。蓋音律欲其協，不協則成長短之詩；下字欲其雅，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；用字不可太露，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；發意不可太高，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。思此則知所以爲難。子姪輩往往求其法於余，姑以得之所聳條列下方，觀於此則思過半矣。

凡作詞當以清真爲主。蓋清真最爲知音，且無一點市井氣，下字運意，皆有法度，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，而不用經史中生硬字面。此所以爲冠絕也。學者看詞，當以周詞集解爲冠。

康伯可、柳耆卿，音律甚協，句法亦多有好處，然未免有鄙俗語。

姜白石清勁知音，亦未免有生硬處。

夢窗深得清真之妙，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，人不可曉。

施梅川音律有源流，故其聲無舛誤。讀唐詩

多，故語雅澹。間有些俗氣，蓋亦漸染教坊之習故也。亦有起句不緊切處。

孫花翁有好詞，亦善運意，但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語，可惜。

大抵起句便見所詠之意，不可沉入閑事，方入主意，詠物尤不可沉。

過處多是自敘，若才高者，方能發起別意，然不可太野，走了元意。

結句須要放開合有餘不盡之意，以景結情最好。如清真之「斷腸院落，一簾風絮」，又「掩重

關徧城鐘鼓」之類是也。或以情結尾亦好，往往輕而露。如清真之「天便教人霎時斷見何妨」，又云「夢魂凝想鴛侶」之類，便無意思。亦是詞家病，卻不可學也。

如詠物須時時提調，覺不分曉，須用一兩件事印證方可。如清真詠梨花水龍吟第三第四句，須用樊川靈關事，又深閉門及一枝帶雨事，覺後段太寬，又用玉容事，方表得梨花。若全篇只說花之白，則是凡白花皆可用，如何見得是梨花？

要求字面，當看溫飛卿、李長吉、李商隱及唐

人諸家詩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，採摘用之。如花間
集小詞亦多好句。

鍊句下語，最是緊要。如說桃，不可直說破
桃，須用紅雨劉郎等字。如詠柳，不可直說破柳，
須用章臺灞岸等事。又用事如曰銀鉤空滿，便是書
字了，不必更說書字。玉筍雙垂，便是淚了，不必
更說淚。如綠雲繚繞，隱然髻髮；困便湘竹，分明
是簾；正不必分曉。如教初學小兒，說破這是甚物
事，方見妙處。往往淺學俗流，多不曉此妙用，指
爲不分曉。乃欲直拔說破，卻是賺人與耍曲矣。如

說情不可太露。

遇兩句可作對，便須對。短句須翦截齊整。遇長句須放婉曲，不可生硬。

押韻不必盡有出處，但不可杜撰，若只用出處押韻，卻恐窒塞。

腔律豈必人人皆能，按簫填譜，但看句中用去聲字最爲緊要。然後更將古知音人曲一腔三兩隻參訂。如都用去聲，亦必用去聲。其次如平聲，卻用得入聲字替，上聲字最不可用去聲字替；不可以上去入盡道是側聲使用得，更須調停參訂用之。古

曲亦有拗者，蓋被句法中字面所拘牽。今歌者亦以爲礙。如尾犯之用金玉珠珍博，金字當用去聲字，如絳園春之用遊人月下歸來，遊字合用去聲字之類是也。

前輩好詞甚多，往往不協律腔，所以無人唱。如秦樓楚館所歌之詞，多是教坊樂工，及鬪井做賺人所作，只緣音律不差，故多唱之。求其下語用字，全不可讀。甚至詠月卻說雨，詠春卻說涼。如花心動一詞，人目之爲一年景。又一詞之中，顛倒重複，如曲遊春云「紗薄難藏淚」，過云「哭得渾

無氣力」，結又云「滿袖曬紅」，如此甚多，乃大病也。

作詞與詩不同，縱是用花卉之類，亦須略用情意，或要入閨房之意。然多流淫豔之語，當自斟酌。如只直詠花卉，而不著些豔語，又不似詞家體例。所以爲難。又有直爲情賦曲者，尤宜宛轉回互可也。如怎字、恁字、柰字、這字、你字之類，雖是詞家語，亦不可多用，宜斟酌不得已而用之。

腔子多有句上，合用虛字。如嗟字、柰字、況字、更字、又字、料字、想字、正字、甚字，用之

不妨。如一詞中兩三次用之，便不好。謂之空頭字。不若徑用一靜字頂上道下來，句法又健，然不可多用。

近時詞人多不詳看古曲，下句命意處，但隨俗念過便了。如柳詞木蘭花云「拆桐花爛漫，」此正是第一句，不用空頭字在上，故用拆字，言開了桐花爛漫也。有人不曉此意，乃云此花名爲拆桐，於詞中云「開到拆桐花，開了又拆，」此何意也？

近世作詞者，不曉音律，乃故爲豪放不羈之語，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諉。諸賢之詞，固豪放矣，

不放處，未嘗不叶律也。如東坡之哨遍、楊花、冰龍吟，稼軒之摸魚兒之類，則知諸賢非不能也。

壽曲最難作，切宜戒。壽酒、壽香、老人星、千春百歲之類，須打破舊曲規模，只形容當人事業才能，隱然有祝頌之意方好。

詞中用事，使人姓名，須委曲得不用出最好。

清真詞多要兩人名對使，亦不可學。他如宴清都云：「庾信愁多，江淹恨極，西平樂云：「東陵晦迹，彭澤歸來，大酺云：「蘭成憔悴，衛玠清羸，過秦樓云：「才減江淹，情傷荀倩」之類是

也。

古曲譜多有異同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，或句法長短不等者，蓋被敎師改換。亦有嘌唱一家，多添了字。吾輩只當以古雅爲主。如有嘌唱之腔，不必作。且必以清眞及諸家目前好腔爲先可也。

詞中多有句中韻，人多不曉。不惟讀之可聽，而歌時最要叶韻應拍，不可以爲閒字，而不押。如木蘭花云：「傾城盡尋勝去」，城字是韻。又如滿庭芳過處「年年如社燕」，年字是韻，不可不察也。其他皆可類曉。又如西江月，起頭押平聲韻，

第二第四就平聲切去押側聲韻，如平聲押東字，側聲須押董字凍字韻方可。有人隨意押入他韻，尤可笑。

詞腔謂之均，均卽韻也。

作大詞先須立間架，將事與意分定了，第一要起得好，中間只鋪敘，過處要清新，最緊是末句，須是有一好出場方妙。作小詞只要些新意，不可太高遠。卻易得古人句同，亦要鍊句。

初賦詞且先將熟腔易唱者填了，卻逐一點勘，替去生硬及平側不順之字，久久自熟，便覺拗者

少。全在推敲吟嚼之功也。

詠物詞最忌說出題字，如清真梨花及柳，何曾說出一箇梨柳字。梅川不免犯此戒。如月上海棠詠月，出兩箇月字，便覺淺露。他如周草窗諸人，多有此病，宜戒之。

第三輯

古
今
詞
論

古今詞論

楊守齋曰：作詞有五要：第一要擇腔，腔不韻
賤勿作。如塞翁吟之衰颯，帝臺春之不順，隔浦蓮
之奇煞，鬪百花之無味，是也。第二要擇律，律不
應則不美。如十一月須用正宮，元宵詞必用仙呂宮
爲相宜也。第三要句韻按譜。自古作詞，能依句者
少，依譜用字者百無一二。若歌韻不協，奚取哉？
或謂善歌者，能融化其字則無疵。殊不知製作轉
折，用或不當，則失律，正旁偏側，凌犯他宮，非

復本調矣。第四要推律押韻。如越調水龍吟，商調二郎神，皆用平入聲韻，古調俱押去聲，所以轉折乖異。苟或不詳，則乖音昧律者，反加稱賞，是解熙熙而啓齒也。第五要立新意。若用前人詩詞句爲之，此蹈襲無足奇也。須作不經人道語，或翻前人意，始能驚人。若祇煉字句，纔讀一過便無精神，不可不知也。更須忌三重四同，始爲具美。

王元美曰：花間以小語致巧，世說靡也；草堂以麗字取妍，六朝險也。卽詞號稱詩餘，然而詩人不爲也。何者？其婉變而近情也，足以移情而奪

嗜；其柔靡而近俗也，詩譁緩而就之，而不知其下也。之詩而詞，非詞也。之詞而詩，非詩也。言其業，李氏、晏氏父子、耆卿、子野、美成、少遊、易安至矣，詞之正宗也。溫韋豔而促，黃九精而刻，長公麗而壯，幼安辨而奇，又其次也。詞之變體也。詞興而樂府亡，曲興而詞亡，非樂府與詞之亡，其調亡也。

楊升菴曰：玉田「清空」二字，詞家三昧盡矣。學者必在心傳耳傳，以心會意，有悟入處，又須跳出窠臼，時標新意，自成一家。若屋下架屋，

則爲人之臣僕。填詞平仄及斷句，皆有定數。而詞人語意所到，時有參差。如秦少遊水龍吟前段歇拍句云「紅成陣飛鴛鴦」，換頭落句云「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」，以詞意言，「當時皓月」作一句，「照人依舊」作一句，以詞調拍眼，「但有當時」作一拍，「皓月照」作一拍，「人依舊」作一拍爲是也。又如水龍吟首句本是六字，第二句本是七字，陸放翁此調首句云「摩訶池上追遊路」，則七字；下云「紅綠參差春晚」却是六字。又如瑞鶴仙「冰輪桂花滿溢」爲句，以滿字叶，而以溢字

帶在下句。別如二句分作三句，二句合作二句者尤多。然句法雖不同，而字數不多少，妙在歌者上下縱橫取協爾。

秦少遊踏莎行「杜鵑聲裏斜陽暮」，極爲東坡所賞。後人病其「斜陽暮」爲重複，非也。見斜陽而知日暮耳。猶韋應物詩「須臾風暖朝日曛」，既曰「朝日」，又曰「曛」，當亦爲宋人所譏矣。此非知詩者也。古詩「明月皎夜光」，「明」「皎」「光」非複乎？李商隱詩「日向花間留返照」，皆然。又唐詩「青山萬里一孤舟」，又「滄溟千萬里，日夜一孤舟」，宋人亦言「一孤舟

「爲複，而唐人累用之不以爲複也。」

東坡賀新

郎詞「乳燕飛華屋」云云，後段「石榴半吐紅巾蹙」以下，皆詠榴。卜算子「缺月掛疏桐」云云，「縹緲孤鴻影」以下，皆說鴻，別一格也。

徐天池曰：作詞對句好易得，起句好難得。收拾全藉出場。凡觀詞，當先辨古今體製雅俗，脫盡宿生塵腐氣者，方取咀味。

陳眉公曰：製詞貴于布置停勻，氣脉貫串，其過疊處尤當如常山之蛇，顧首顧尾。

張世文曰：詞體大略有二：一婉約，一豪放。

蓋詞情蘊藉，氣象恢弘之謂耳。然亦存乎其人。如少游多婉約，東坡多豪放。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，大抵以婉約爲正也。所以後山評東坡「如教坊雷大使舞，雖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」

徐伯魯曰：自樂府亡而聲律乖，謫仙始作清平調、憶秦娥、菩薩蠻諸詞。時因效之。厥後行衛尉少卿趙崇祚輯爲花間集，凡五百闋，此近代倚聲填詞之祖也。放翁云：「詩至晚唐五季，氣格卑陋，千人一律，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，後世莫及，此事之不可曉者。」蓋傷之也。然詩餘謂之填詞，則調

有定格，字有定數，韻有定聲。至于句之長短，雖可損益，然亦不當率意爲之。譬諸醫家加減古方，不過因其大局而稍更之，一或太過，則失製方之本意矣。

沈天羽曰：調有定名，卽有定格，其字數音韻較然。中有參差不同者：一曰襯字。因文義偶不聯暢，用一二襯之，按其音節虛實間正文自在。如南北劇這那正個却字之類，亦非增實落字面，籍口爲襯也。一曰宮調。所謂黃鐘、仙呂、諸宮、歇指、高平諸調。詞有名從同，而所令宮調異，字數多

寡，亦因之異者。如北劇黃鐘水仙子，與雙調水仙子異。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，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之類是也。一曰體製。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，後演爲中調長調。一名而有小令，復有中調長調，或系之以犯近慢別之。如南北劇名犯賺破之類。又有字數多寡同，而所入之宮調異，名亦因之異者。如玉樓春與木蘭花，同以木蘭花歌之，卽入大石調之類。又有名異，而字數多寡則同，如蝶戀花一名鳳棲梧、鵲踏枝，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、醉江月、大江東去之類，不能殫述。詞名多本樂府，然去

樂府遠。南北劇名多本填詞，然去填詞亦遠。今按
南北劇與填詞同者，如青杏兒北劇小石調，憶王孫
卽北劇仙呂調，生查子、虞美人、一剪梅、滿江
紅、意難忘、步蟾宮、滿路花、戀芳春、點絳脣、
天仙子、傳言玉女、絳都春、卜算子、唐多令、鷓
鴒天、鵲橋仙、憶秦娥、高陽臺、二郎神、謁金
門、海棠春、秋蕊香、梅花引、風入松、浪淘沙、
燕歸梁、破陣子、行香子、青玉案、齊天樂、尾
犯、滿庭芳、燭影搖紅、念奴嬌、喜遷鶯、搗練
子、剔銀燈、祝英臺近、東風第一枝、眞珠簾、花

心動、寶鼎現、夜行船、霜天曉角，皆南劇引子，
柳梢青、賀聖朝、醉春風、紅林擒近、驀山溪、桂
枝香、沁園春、聲聲慢、八聲甘州、永遇樂、賀新
郎、解連環、集賢賓、哨遍，皆南劇慢詞，外此鮮
有相同者。

俞仲茅曰：詞全以調爲主，調全以字之音爲
主。音有平仄，多必不可移者，間有可移者。仄有
上去入，多可移者，間有必不可移者。倘必不可移
者，任意出入，則歌時有棘喉澁舌之病。故宋時一
調作者多至數十人，如出一吻。今人既不解歌，而

詞家染指不過小令中調，尙多以律詩手爲之，不知孰爲音，孰爲調，何怪乎詞之亡已。遇事命意，意思庸、忌陋、忌襲。立意命句，句忌腐、忌澁、忌晦。意卓矣，而束之以音。屈意以就音，而意能自達者鮮。句奇矣，而攝之以調。屈句以就調，而句能自振者鮮。此詞之所以難也。小令佳者，最爲警策，令人動窻裳涉足之想。第好語往往前人說盡，當何處生活？長調尤爲壘壘，染指較難。蓋意窘于侈，字貧于複，氣竭于鼓，鮮不納敗，比于兵法，知難可焉。

劉公戡曰：詞亦有初、盛、中、晚，不以代也。牛嶠、和凝、張泌、歐陽炯、韓偓、鹿虔扈輩，不離唐絕句，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，然皆小令耳。至宋則極盛，周、張、柳、康，蔚然大家。至姜白石，史邦卿，則如唐之中。而明初比晚唐，蓋非不欲勝前人，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，于神味處全未夢見。詞起結最難，而結尤難于起。蓋不欲轉入別調也。呼翠袖，爲君舞，倩盈盈翠袖，搵英雄淚，正是一法。然又須結得有「不愁明月盡，自有夜珠來」之妙，乃得。美成元宵云「任舞休歌

罷」，則何以稱焉？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」，叔原則云「今宵剩把銀釭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」，此詩與詞之分疆也。重字良不易，如「錯錯錯」與「忡忡」之類，須另出不是上句意，乃妙。詞有警句則全首俱動，若賀方回非不楚楚，總拾人牙後慧，何足比數？上脫香奩，下不落元曲，斯稱作手。竹枝、柳枝不可徑律作詞，然亦須不似七言絕句，又不似子夜歌，又不可盡脫本意。「盤江門外是儂家」及「曾與美人橋上別」俱不可及。長調蕪累與癡重同忌，襯字又不

可少，然忌淺熟。中有對句，正是難處，莫認

作襯句。至五七言對句，使觀者不作對疑，尤妙。

「紅杏枝頭春意鬧，」一鬧字卓絕千古。字極俗，用之得當，則極雅。未可與俗人道也。「濕紅嬌暮寒」，亦復移易不得。古人多于過變乃言情，然其意已全于上段，若另作頭緒，不成章矣。

賀黃公曰：詞家多翻詩意入詞，雖名流不免。

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：「繡牀科凭嬌無那，爛嚼紅絨，笑向檀郎唾。」楊孟載春繡絕句云：「閒情正在停針處，笑嚼紅絨唾碧窗，」此却翻詞入詩。彌

子瑕竟效顰于南子。寫景之工者如尹鶻「盡日醉尋春，歸來月滿身」，李重光「酒惡時拈花嗅」，李易安「獨抱濃愁無好夢，夜闌猶剪燈花弄」，劉潛夫「貪與蕭郎眉語，不知舞錯伊州」，皆入神之句。詞雖宜豔冶，亦不可流于穢褻。吾極喜康與之「滿庭芳」寒夜一闋，兼詞令議論敘事三者之妙。首云「霜幕風簾，閒齋小戶，素蟾初上雕籠」，寫其節序景物也。「玉杯醺醪，還與可人同。古鼎沈烟篆細，玉笋破，橙橘香濃。梳妝懶，脂輕粉薄，約略淡眉峯」，則陳設濟楚，殺核精良，與夫

手爪顏色，一一如見。換頭云「清新歌幾許？低隨慢唱，語笑相供。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。莫厭蘭膏更繼，明朝又紛冗匆匆，」則不惟以色藝見長，宛然慧心女子，小窗中喁喁口角。末云「酩酊也，冠兒未卸，先把被兒烘。」一段溫存旖旎之致，咄咄逼人。觀此形容節次，必非狹斜曲里中人，又非望宋窺韓者之事，正希真所云「真箇憐惜也。」此等處，舉一以概其餘，在讀詞者自知之。小詞以含蓄爲佳，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，如韋莊「誰家年少足風流，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，縱被無情棄，不能

羞」之類是也。牛嶠「須作一生拚，盡君今日歡，」抑其次矣。柳耆卿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」亦卽韋意，而氣加婉。詞家須使讀者如身履其地，親見其人，方爲蓬山頂上。詞之最醜者，爲酸腐，爲怪誕，爲麤莽。以險麗爲貴矣，又須泯其鏤刻痕，乃佳。作險韻者，以妥爲貴。如史梅溪「斛珠用愜躡疊接等韻，語甚生新，却無一字不妥。」韓幹畫馬，而身作馬形，凝思之極，理或然也。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。如史邦卿咏燕，幾于形神俱似。姜白石咏蟋蟀，蟋蟀無可言，而言

聽蟋蟀者，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僅言水，當言水之前後左右。又如張功甫月洗高梧一闋，不惟曼聲勝，其高調形容處，亦心細如髮，皆姜詞之所未發。嘗觀姜論史詞，不稱其軟語商量，而賞其「柳昏花暝」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之恨。長調最忌演湊。如蘇養直「獸鑽半掩」前半，皆景語，至「漸迤邐更催銀箭」以下，則觸景生情，緣情布景，節節轉換，穠麗周密，譬之織錦家，真竇氏回文梭矣，詞有如張融危膝，不可無一，不可有二者，如劉改之天仙子別妾諸詞，再若效顰，寧非打油惡道。

乎？然篇中「雪迷村店酒旂斜，」固非雅流不能道。
無名氏青玉案曰：「落日解鞍芳草岸，花無人戴，
酒無人勸，醉也無人管。」語淡而情濃，事淺而言
深，真得詞家三昧。蘇子瞻有銅琶鐵板之譏，
然其浣溪沙春閨曰「綵索身輕嘗趁燕，紅窗睡重不
聞鶯，」如此風調，令十七八女郎歌之，豈在「曉
風殘月」之下？

卓珂月曰：昔人論詞曲，必以委曲爲體，雄肆
其下乎？然晏同叔云：「先君生平不作婦人語。」
夫委曲之弊，入於婦人，與雄肆之弊，入於村漢等

耳。

顧宋梅曰：詞雖貴于情柔聲曼，然第宜於小令，若長調而亦喁喁細語，失之約矣。必慷慨淋漓，沈雄悲壯，乃爲合作。其不轉韻者，以調長恐勢散而氣不貫也。

彭駿孫曰：詞以自然爲宗，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，便率易無味。如所云絢爛之極，乃造平淡耳。若使語意淡遠者，稍加刻畫，鏤金錯鏤者，漸近天然，則爲絕唱矣。作詞必先選料，大約用古人之事，則取其新僻，而去其陳因；用古人之語，則

取其清雋，而去其平實；用古人之字，則取其鮮麗，而去其淺俗。詞雖小道，然非多讀書不能工。方虛谷之譏戴石屏，楊用修之論曹元寵，古人且然，何況今日？

董文友曰：金粟謂近人詩餘，能作景語，不能作情語。僕則謂情語多，景語少，同是一病。但言情至色飛魂動時，乃能於無景中着景，此理亦近人。未解艾菴乃謂僕自道，試以質之阮亭。

鄒程邨曰：俞少卿云：「郎仁寶謂填詞名同，而文有多寡，音有平仄，各異者甚多，悉無書可

證，三人占則從二人，取多者證之可矣。〔所引康伯可之應天長，葉少蘊之念奴嬌，俱有兩首，不獨文稍異，而多寡懸殊，則傳流抄錄之誤也。樂章集中尤多。其他往往平仄小異者亦多。吾向謂間亦有可移者，此類是也。〕又云：「有二句合作一句，一句分作二句者，字數不差，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。〔此自確論。但子瞻填長調，多用此法。他人即不爾。至于花間集同一調名，而人各一體，如荷葉盃訴衷情之類，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。當時何不另創一名耶？殊不可解。愚按此等處，近譜俱無定

例。作詞者既用某體，卽註於本題下可也。

朱

承爵存餘堂詩話云：「詩詞雖同一機杼，而詞家意象，與詩略有不同。句欲敏，字欲捷，長篇須曲折三致意，而氣自流貫，乃得。」此語可爲作長調者法。蓋詞至長調，變已極矣。南宋諸家，凡偏師取勝者，莫不以此見長。而梅溪、白石、竹山、夢窗諸家，麗情密藻，盡態極妍，要其瑰琢處，無不有蛇灰蚓線之妙，則所謂一氣流貫也。小調換韻，長調多不換韻。間如小梅花、江南春諸調，凡換韻者，多非正體，不足取法。咏物固不可不似，

尤忌刻意太似。取形不如取神，用事不若用意。

咏古非惟着不得宋腐論，并着不得晚唐人翻案法，反復流連，別有寄託。

王阮亭曰：「空得鬱金裙，酒痕和淚痕」舒亶語也。鍾退谷評閻丘曉詩，謂具此手段，方能殺王龍標。此等語乃出渠輩手，豈不可惜。僕每讀嚴分宜鈐山堂詩至佳處，輒作此嘆。 「平蕪盡處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。」升菴以擬石曼卿「水盡天不盡，人在天盡頭，」未免河漢。蓋意近而工拙懸殊，不啻霄壤。且此等入詞爲本色，入詩卽失古

雅。可與知者道耳。

唐無詞，所歌皆詩也。宋

無曲，所歌皆詞也。宋諸名家要皆妙解絲竹，精于抑揚抗墜之間，故能意在筆先，聲叶字表。今人不解音律，毋論不能創調，即按譜徵詞，亦格格有心手不相赴之病。欲與古人較工拙于毫釐，難矣。或問詩詞詞曲分界。予曰：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，」定非香奩詩，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，」定非草堂詞也。

沈去矜曰：詞不在大小淺深，貴于移情。「曉風殘月」，「大江東去」，體製雖殊，讀之皆若身歷。

其境，恫怛迷離，不能自主，文之至也。白描

不可近俗，修飾不得太文。生香真色，在離卽之間，不特難知，亦難言。僻詞作者少，宜渾脫乃近自然。常調作者，多宜生新，斯能震動。男中李後

主，女中李易安，極是當行本色。前此太白，故稱「詞家三李。」李後主拙於治國，在詞中猶不失爲南面王，覺張郎中宋尙書，直衙官耳。

張祖望曰：詞雖小道，第一要辨雅俗，結構天成，而中有豔語、雋語、奇語、豪語、苦語、癡語、沒要緊語，如巧匠運斤，毫無痕跡，方爲妙

手。古詞中如「秦娥夢斷秦樓月」，「小樓吹徹玉笙寒」，「香老春蕪，償盡迷樓花債」，豔語也。「對桐陰滿庭清晝」，「任老却蘆花秋風不管」，「只有夢來去，不怕江闌住」，雋語也。「試問琵琶胡沙外，怎生風色」，「河星漱灑春雲熱」，「月輪桂老，撐破珠胎，柳鎖鶯魂」，奇語也。「卷起千堆雪」，「任天河水瀉，流乾銀汁」，易水蕭蕭風冷，滿座衣冠如雪」，豪語也。「淚花落枕紅綿冷」，「黃昏却下瀟瀟雨」，「楊柳梢頭能有春多少」，「斷送一生憔悴，能消幾箇黃昏」，「斷魂千里，夜夜岳陽樓」，苦語。

也。「海棠開後，望到如今」「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」「蟋蟀哥哥，倘後夜暗風淒雨，再休來小窗悲訴，」癡語也。「這次第怎一愁字了得」「怕無人料理黃花等閒過了」「一寸相思千萬結」「人間沒箇安排處，」沒要緊語也。此類甚多，略拈出一二。至如「密約偷期，把燈撲滅，巫山雲雨，好夢驚散」等，字面惡俗，不特見者欲嘔，亦且傷風敗俗，大雅君子所不道也。

李東琪曰：小令敘事，須簡淨，再着一二景物語，便覺筆有餘閒。中調須骨肉停勻，語有盡而意

無窮。長調切忌過於鋪敘，其對仗處，須十分警策，方能動人。設色既窮，忽轉出別境，方不窘於邊幅。詩莊詞媚，其體元別。然不得因媚，輒寫入淫褻一路。媚中仍存莊意，風雅庶幾不墜。

論古詞而由其腔，則音節柔緩，無馳驟之法。故體裁宜嫵媚，不宜莊激。論古詞而由其調，則諸調各有所屬。後人但以小令中長分之，不復問某調在九宮，某調在十三調，競製新犯名目，矜巧爭奇，不知有可犯者，有必不可犯者。如黃鍾不可先商調，商調亦不可與仙呂相出入。苟不深知音律，莫

若依樣葫蘆之爲得也。

張砥中曰：凡詞前後兩結，最爲緊要。前結如奔馬收韁，須勒得住，尙存後面地步，有住而不住之勢。後結如衆流歸海，要收得盡，廻環通首源流，有盡而不盡之意。一調中通首皆拗者，遇順句必須精警。通首皆順者，遇拗句必須純熟。此爲句法之要。

李笠翁曰：作詞之難，難于上不似詩，下不類曲，立于二者之中。致空疏者作詞，無意肖曲，而不覺彷彿乎曲。有學問人作詞，儘力避詩，而究竟

不離于詩。一則苦于習久難變，一則迫于舍此實無也。欲去此二弊，其究心于淺深高下之間乎？

毛稚黃曰：詞家刻意俊語濃色，此三者皆作神明。然須有淺淡處，平處，忽着一二乃佳。如美成秋思，平敍景物已足，乃出「醉頭扶起寒怯」，便動人工妙。李易安春情「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」，用世說，全句渾妙。嘗論詞貴開宕，不欲沾滯，忽悲忽喜，乍遠乍近，所爲妙耳。如遊樂詞須微着愁思，方不癡肥。李春情詞本閨怨，結云「多少遊春意，」更看今日晴未，忽爾拓開，不但

不爲題束，並不爲本意所苦，直如行雲舒卷自如，人不覺耳。

前半泛寫，後半專敘，蓋宋詞人多此法。如子瞻賀新涼後段只說榴花，卜算子後段只說鳴雁，周清真寒食詞後段只說邂逅，乃更覺意長。

北宋詞之盛也，其妙處不在豪快，而在高健，不在豔褻，而在幽咽。豪快可以氣取，豔褻可以意工，高健幽咽，則關乎神理骨性，難可強也。

藝苑卮言云：「填詞小技，尤爲嚴緊」。夫詞宜散放，而元美乃云嚴緊，知詞故難，作詞亦不易也。

柴虎臣云：「指取溫柔，詞歸蘊藉，暱而閨帷，勿浸而巷曲，浸而巷曲，勿墮而鄙鄙。」又云：「語境則咸陽古道，汴水長流，語事則赤壁周郎，江州司馬，語景則岸草平沙，曉風殘月，語情則紅雨飛愁，黃花比瘦，可謂雅暢。」

詞家意欲層深，語欲渾成。作詞者大抵意層深者，語便刻畫，語渾成者，意便膚淺，兩難兼也。或欲舉其似。偶拈永叔詞云：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鞦韆去」，此可謂層深而渾成，何也？因花而有淚，此一層意也；因淚而問花，此一層意

也；花竟不語，此一層意也；不但不語，且又亂落飛過鞦韆，此一層意也。人愈傷心，花愈惱人，語愈淺而意愈入，又絕無刻畫費力之迹，謂非層深而渾成耶？然作者初非措意，直如化工生物，笋未出而苞節已具，非寸寸爲之也。若先措意，便刻畫愈深愈墮惡境矣。此等一經拈出後，便當掃去。

東坡大江東去詞「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，」論調則當于是字讀斷，論意則當于邊字讀斷。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，」論調則了字當屬下句，論意則了字當屬上句。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

髮，「我字亦然。又水龍吟」細看來不是楊花，點點是離人淚。」調則當是點字斷句，意則當是花字斷句。文自爲文，歌自爲歌，然歌不礙文，文不礙歌，是坡公雄才自放處。他家間亦有之，亦詞家一法。

吳夢窗唐多令第三句「縱芭蕉不雨也颼颼」，此句譜當七字，上三下四，句法則也字當爲襯字，觀後「燕辭歸客尙淹留」，又劉過詞「二十年重過南樓」，文天祥詞「葉聲寒飛透窗紗」可見。詞統註，縱字襯誤。

周清真少年遊，題云冬景，却似飲妓館之作。只起句「并刀似水」四字，

若掩却下文，不知何爲陡着此語。吳鹽新橙，寫境清別，錦幄數語，似爲上下太淡宕，故着濃耳。後闕絕不作了語，只以「低聲問」三字貫徹到底，蘊藉嫵娜，無限情景，都自纖手破橙人口中說出，更不必別着一語，意思幽微，篇章奇妙，真神品也。

清真衣染鶯黃詞，忽而歡笑，忽而悲泣，如同枕席，又在天畔，真所謂不可解，不必解者。此等最是難作，作亦最難得佳。「夜漸深，籠燈就月，仔細端相，」義仍之「就月籠燈衫袖張」出此。

晚唐詩人好用疊字語，義山尤甚，殊不見佳。如

「迴腸九疊後，猶有剩迴腸，」
「地寬樓已迴，人更迴於樓，」
「行到巴西覓譙秀，巴西唯是有寒燕。」
至於三疊者，「望喜樓中憶閬州，若到閬州還赴海，閬州應更有高樓」之類。又如菊詩，「暗淡淡紫，融融冶冶黃，」亦不佳。李清照聲聲慢秋情詞起法，似本于此，乃有出藍之奇。蓋此等語自宜于填詞家耳。填詞，長調不下于詩之歌行。長篤歌行猶可使氣，長調使氣，便非本色高手，當以情致見佳。蓋歌行如駿馬驀坡，可以一往稱快。長調如嬌女步春，旁去扶持，獨行芳徑，徙倚而

前，一步一態，一態一變，雖有強力健足，無所用之。宋人詞才，若天縱之，詩才，若天紉之。宋人作詞，多綿婉，作詩便硬；作詞多蘊藉，作詩便露；作詞頗能用虛，作詩便實；作詞頗能盡變，作詩便板。沈伯時樂府指迷論填詞咏物，不宜說出題字。余謂此說雖是，然作啞謎亦可憎。須令在神情離卽間乃佳。如姜夔暗香詠梅云：「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，」豈害其佳？周美成詞家神品，如少年遊「馬滑霜濃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，」何等境味。若柳七郎此處，如何煞得住。

秦樓月，仄韻調也。孫夫人以平聲作之。聲聲慢，平韻調也。李易安以仄聲作之。豈二調原皆可平可仄，抑二婦故欲見別逞奇實非法邪？然此二詞乃更俱稱絕唱者又何也？

南曲將開，填詞先

之。花間草堂是也。北曲將開，絃索調先之。董解元西廂記是也。此卽是北填詞也。然填詞盛于宋，至元末明初，始有南曲，其接續之際甚遙。絃索調生于金，而入元卽有北曲，其接續也相踵。斯又聲音氣運之微，殆有不可以臆測者。詞句參差，本便旖旎，然雄放磊落，亦屬偉觀。成都太倉，稻

臚上次。而足下持厥成言，又益增峻，遂使「大江東去」，竟爲逋客；「三逕初成」，沒點長竄。揆之通方，酷未昭晰。借云詞本痺格，調宜冶唱，則等是以降，更有時曲。今南北九宮，猶多鐸鞀之音。况古創茲體，原無定畫，何必抑彼南轅，全還北轍，抽兒女之狎衷，頓壯士之憤薄哉。（節錄與沈去矜論填詞書）

仲雪亭曰：作詞用意，須出人想外，用字如在人口頭，創語新，鍊字響，翻案不雕刻以傷氣，自然遠庸熟而求生。再以周清真之典麗，姜白石之秀

雅，史梅溪之句法，吳君特之字面，用其所長，棄其所短，規模研揣，豈不能與諸公爭雄長哉？古人論和韻，有不可者三。非必不可和，蓋爲才短者言耳。若果天才，正于盤錯以別利器，奚和韻之足云。

查香山曰：古今詩餘，前輩評騭甚多。然好尚不同，取舍互異，未嘗確有定見。以余論之，其命名本意，貴乎骨格風雅，聲調卓越，非可以傳奇譜曲，一味靡曼，如妖童冶女，抹粉塗脂，悅人觀聽而已。

第四輯

論
詞
雜
著

論詞雜著

周濟

兩宋詞各有盛衰：北宋盛於文士，而衰於樂工；南宋盛於樂工，而衰於文士。

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。然美成蘭陵王，東坡賀新涼，當筵命筆，冠絕一時。碧山齊天樂之詠蟬，玉潛水龍吟之詠白蓮，又豈非社中作乎？故知雷雨鬱蒸，是生芝菌；荆榛蔽芾，亦產蕙蘭。

詞有高下之別，有輕重之別。飛卿下語鎮紙，

端已揭響入雲，可謂極兩者之能事。

近人頗知北宋之妙，然終不免有姜張二字橫互胸中。豈知姜張在南宋亦非互擘乎。論詞之人，叔夏晚出，既與碧山同時，又與夢窗別派，是以過尊白石，但主清空。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，羣聚而和之，并爲一談，亦固其所也。

學詞先以用心爲主，遇一事，見一物，卽能沈思獨往，冥然終日，出手自然不平。次則講片段。次則講離合。成片段而無離合，一覽索然矣。次則講色澤音節。

感慨所寄，不過盛衰。或綢繆未雨，或太息厝薪，或已溺已飢，或獨清獨醒，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，莫不有由衷之言。見事多，識理透，可爲後人論世之資。詩有史，詞亦有史，庶乎自樹一幟矣。若乃離別懷思，感士不遇，陳陳相因，唾瀋互拾，便思高揖溫韋，不亦恥乎？

初學詞求空，空則靈氣往來。既成格調，求實，實則精力彌滿。初學詞求有寄託，有寄託則表裏相宣，斐然成章。既成格調，求無寄託，無寄託則指事類情，仁者見仁，知者見知。北宋詞下者在南宋

下，以其不能空，且不知寄託也。高者在南宋上，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。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。

皋文曰：飛卿之詞，深美閎約，信然。飛卿

醞釀最深，故其言不怒不懾，備剛柔之氣。南宋人始露痕迹。花間極有渾厚氣象，如飛卿則神理超越，不復可以迹象求矣。然細釋之，正字字有脈絡。

端已詞清豔絕倫，初日芙蓉春月柳，使人想見風度。

皋文曰：延巳爲人專蔽固嫉，而其言忠愛纏
繚，此其君所以深信而不疑也。

永叔詞只如無意，而沈著在和平中見。

耆卿爲世警警久矣，然其鋪叙委婉，言近意
遠，森秀幽淡之趣在骨。耆卿樂府多，故惡濫，可
笑者多，使能珍重下筆，則北宋高手也。

晉卿曰：少游正以平易近人，故用力者終不能
到。

良卿曰：少游詞如花含苞，故不甚見其力量
其實後來作手無不胚胎於此。

美成思力，獨絕千古，如顏平原書，雖未臻兩晉，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備，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矣。讀得清真詞多，覺他人所作，都不十分經意。鉤勒之妙，無如清真。他，一鉤勒便薄，清真愈鉤愈渾厚。

子高不甚有重名，然格韻絕高，昔人謂晏周之流亞。晏氏父子，俱非其敵；以方美成，則又擬於不倫；其溫韋高弟乎？比溫則薄，比韋則悍，故當入出二氏之門。

梅溪甚有心思，而用筆多涉尖巧，非大方家

數。所謂一鈎勒卽薄者。梅溪詞中喜用偷字，足以定其品格矣。

良卿曰：尹惟曉前有清真，後有夢窗之說，可謂知言。夢窗每於空際轉身，非具大神力不能。夢窗非無生躑處，總勝空滑。況其佳者天光雲影，搖蕩綠波，撫玩無斃，追尋已遠。君特意思甚感慨，而寄情閑散，使人不易測其中之所有。

李後主詞如生馬駒，不受控捉。毛嬙西施，天下美婦人也，嚴妝佳，淡妝亦佳，麤服亂頭，不掩國色。飛卿嚴妝也。端已淡妝也，後主則麤服亂

頭矣。

人賞東坡麤豪，吾賞東坡韶秀。韶秀是東坡佳處，麤豪則病也。

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，古文書畫皆爾，詞亦爾。

稼軒不平之鳴，隨處輒發，有英雄語，無學問語，故往往鋒穎太露。然其才情富豔，思力果銳，南北兩朝，實無其匹。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。世以蘇辛並稱，蘇之自在處，辛偶能到之；辛之當行處，蘇必不能到。二公之詞，不可同日語也。後

人以麤豪學稼軒，非徒無其才，并無其情。稼軒固是才大，然情至處，後人萬不能及。

北宋詞多就景叙情，故珍圓玉潤，四照玲瓏。至稼軒白石，一變而爲卽事叙景，使深者反淺，曲者反直。吾十年來服膺白石，而以稼軒爲外道，由今思之，可謂瞽人捫籥也。稼軒鬱勃故情深，白石放曠故情淺；稼軒縱橫故才大，白石局促故才小。惟暗香疏影二詞，寄意題外，包蘊無窮，可與稼軒伯仲。餘俱據事直書，不過手意近辣耳。白石詞如明七子詩，看是高格響調，不耐人細思。白石以

詩法入詞，門徑淺狹如孫過庭書，但便後人模仿。

白石好爲小序，序卽是詞，詞仍是序，反覆再觀，如同嚼蠟矣。詞序作詞緣起，以此意詞中未備也。今人論院本尙知曲白相生，不許複沓，而獨津津於白石詞序，一何可笑。

竹山薄有才情，未窺雅操。

公謹敲金戛玉，嚼雪鹽花，新妙無與爲匹。

公謹只是詞人，頗有名心，未能自克，故雖才情詣力，色色絕人，終不能超然遐舉。

中仙最多故國之感，故著力不多，天分高絕。

所謂意能尊體也。中仙最近叔夏一派，然玉田自遜其深遠。

玉田近人所最尊奉，才情詣力，亦不後諸人。終覺積穀作米，把纜放船，無開闢手段。然其清絕處，自不易到。玉田詞佳者匹敵聖與，往往有似是而非處，不可不知。叔夏所以不及前人處，只在字句上著功夫，不肯換意。若其用意佳者，卽字字珠輝玉映，不可指摘。近人喜學玉田，亦爲修飾字句易，換意難。

西麓疲輒凡庸，無有是處。書中有館閣書，西

麓殆館閣詞也。西麓不喜學少游，少游中行，西麓鄉愿。竹屋得名甚盛，而其詞一無可觀，當由社中標榜而成耳。然較之西麓，尙少厭氣。

蒲江小令，時有佳趣，長篇則枯寂無味，此才小也。

閨秀詞惟清照最優，究苦無骨。

第五輯

人
間
詞
話

人間詞話

王國維

詞以境界爲最上。有境界則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。

有造境，有寫境，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頗難分別，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。

有有我之境，有無我之境。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」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」有我之境也。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

見南山。」「寒波澹澹起，白鳥悠悠下。」「無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無我之境，以物觀物，故不知何者爲我，何者爲物。古人爲詞，寫有我之境者爲多。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，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。

無我之境，人唯于靜中得之。有我之境，于由動之靜時得之。故一優美，一宏壯也。

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寫之于文學及美術中也，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。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。又雖如何虛構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

于自然，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。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。

境非獨謂景物也，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境界。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否則謂之無境界。

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，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。
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，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。

境略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優劣。「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」，何遽不若「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」？「寶簾閒挂小銀鈎」，何遽不若「霧失

樓臺，月迷津渡」也？

嚴滄浪詩話謂「盛唐諸公唯在興趣，羚羊挂角，無跡可求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，不可湊拍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影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」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。然滄浪所謂興趣，阮亭所謂神韻，猶不過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。

太白純以氣象勝，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」寥寥八字，遂關千古登臨之口。後世唯范文正之漁家傲，夏英公之喜遷鶯，差足繼武，然氣象已不逮

矣。

張昺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闕約，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。劉融齋謂飛卿精豔絕人，差近之耳。

「畫屏金鷓鴣。」飛卿語也，其詞品似之。「絃上黃鸝語，」端己語也，其詞品亦似之。正中詞品，若欲于其詞句中求之，則「和淚試嚴妝」殆近之歟。

南唐中主詞「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間，」大有衆芳蕪穢，美人遲暮之感。乃古今獨賞

其一「繾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」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

溫飛卿之詞，句秀也。韋端已之詞，骨秀也。李重光之詞，神秀也。

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。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，可謂顛倒黑白矣。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」，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」，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？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于深宮之中，長于婦人之手，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，亦卽爲

詞人所長處。

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，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，愈變化，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。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，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，李後主是也。

尼采謂一切文學，余愛以血書者。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。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，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，其大小固不同矣。

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，而堂廡特大，開北

宋一代風氣，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，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。

正中詞除鵲踏枝菩薩蠻十數闕最煊赫外，如花間之「高樹鵲啣巢，斜月明寒草」，余謂韋蘇州之「流螢渡高閣」，孟襄陽之「疏雨滴梧桐」，不能過也。

歐公浣溪沙詞「綠楊樓外出秋千」，晁補之謂只一出字，便後人所不能道。余謂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詞「柳外秋千出畫牆」，但歐語尤工耳。

梅舜俞蘇幕遮詞「落盡梨花春事了，滿地斜

陽，翠色和煙老。」劉融齋謂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。余謂馮正中玉樓春詞「芳菲次第長相續，自是情多無處足，尊前百計得春歸，莫爲傷春眉黛促，」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。

人知和靖點絳脣，舜俞蘇幕遮，永叔少年游三闋爲咏春草絕調，不知先有正中「細雨濕流光」五字，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。

詩蒹葭一篇最得風人深致。晏同叔之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，」意頗近之。但一灑落，一悲壯耳。

「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騁，」詩人之憂生也。
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」似之。「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，」詩人之憂世也。「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車繫在誰家樹」似之。

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：
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，」此第一境也。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，」此第二境也。「衆裏尋他千百度，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，」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，恐晏歐諸公所不許

也。

永叔「人間自是有情癡，此恨不關風與月，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與東風容易別，」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，所以尤高。

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，其淡語皆有味，淺語皆有致。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。小山矜貴有餘，但可方駕子野方回，未足抗衡淮海也。

少游詞境最爲淒惋，至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，」則變爲淒厲矣。東坡賞其後二

語，猶爲皮相。

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」，「山峻高以蔽日兮，下幽晦以多雨，霰雪紛其無垠兮，雲霏霏而承宇」，「樹樹皆秋色，山山盡落暉」，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」，氣象皆相似。

昭明太子稱陶淵明詩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，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。王無功稱薛收賦韻趣高奇，詞義晦遠，嵯峨蕭瑟，真不可言。詞中惜少此二種氣象，前者唯東坡，後者唯白石，略得一二耳。

詞之雅鄭，在神不在貌。永叔少游雖作豔語，

終有品格，方之美成，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。

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，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，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。但恨創調之才多，創意之才少耳。

詞忌用替代字。美成解語花之「桂華流瓦」，境界極妙，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。夢窗以下，則用代字更多。其所以然者，非意不足，則語不妙也。蓋意足則不暇代，語妙則不必代。此少游之「小樓連苑繡韞雕鞍」所以爲東坡所譏也。

沈伯時樂府指迷云：「說桃不可直說破桃，須

用紅雨劉郎等字；說柳不可直說破柳，須用章臺霸岸等字。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。果以是爲工，則古今類書具在，又安用詞爲耶？宜其爲提要所譏也。

美成青玉案詞「葉上初陽乾宿雨，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，」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。覺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猶有隔霧看花之恨。

東坡水龍吟咏楊花，和均而似原唱，章質夫詞，原唱而似和均，才之不可強也如是。

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。邦卿雙雙燕

次之。白石暗香疏影，格調雖高，然無一語道著，視古人「江邊一樹垂垂發」等句何如耶。

白石寫景之作如「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，冷月無聲」，「數峯清苦，商略黃昏雨」，「高樹晚蟬，說西風消息」，雖格韻高絕，然如霧裏看花，終隔一層。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。北宋風流，渡江遂絕，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？

問隔與不隔之別。曰：陶謝之詩不隔，延年則稍隔矣；東坡之詩不隔，山谷則稍隔矣。「池塘生春草」「空梁落燕泥」等二句，妙處唯在不隔。詞

亦如是。卽以一人一詞論，如歐陽公少年游詠春草
上半闕云：「闌干十二獨凭春，晴碧遠連雲，二月
三月，千里萬里，行色苦愁人。」語語都在目前，
便是不隔。至云：「謝家池上，江淹浦上，」則隔
矣。白石翠樓吟：「此地宜有詞仙，擁素雲黃鶴，
與君遊戲。玉梯凝望久，嘆芳草萋萋千里。」便是
不隔。至「酒被清愁，花消英氣，」則隔矣。然南
宋詞雖不隔處，比之前人，自有淺深厚薄之別。
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
不秉燭遊？」「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。不如飲

美酒，被服紈與素。寫情如此，方爲不隔。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」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寫景如此，方爲不隔。

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。惜不于意境上用功，故覺無言外之味，絃外之響，終不能與于第一流之作者也。

南宋詞人，白石有格而無情，劍南有氣而乏韻，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，唯一幼安耳。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，以南宋之詞可學，北宋不可學也。學

南宋者不祖白石，則祖夢窗，以白石夢窗可學，幼安不可學也。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，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，佳處不可學也。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，有境界；即以氣象論，亦有傍素波干青雲之慨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？

東坡之詞曠，稼軒之詞豪，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，猶東施之效捧心也。

讀東坡稼軒詞，須觀其雅量高致，有伯夷柳下惠之風。白石雖似蟬蛻塵埃，然終不免局促轅下。蘇辛詞中之狂，白石猶不失爲狷，若夢窗梅溪

玉田草窗西麓輩，面目不同，同歸于鄉愿而已。

稼軒中秋飲酒達旦，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以送月曰：「可憐今夜月，向何處，去悠悠？是別有人問，那邊才見，光景東頭。」詞人想像，直悟月輪遶地之理，與科學家密合，可謂神悟。

周介存謂「梅溪詞中喜用偷字，足以定其品格。」劉融齋謂「周旨蕩而史意貪。」此二語令人解頤。

介存謂「夢窗詞之佳者如水光雲影，搖蕩綠波。撫玩無極，追尋已遠。余覽夢窗甲乙丙丁稿中

實無足當此者；有之，其「隔江人在雨聲中，晚風
菰葉生秋怨」二語乎。

夢窗之詞，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，曰：
「映夢窗凌亂碧。」玉田之詞，余得取其詞中之一
語以評之，曰：「玉老田荒。」

「明月照積雪」，「大江流日夜」，「中天懸
明月」，「黃河落日圓」，此種境界，可謂千古壯
觀。求之于詞，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「
夜深千帳燈」，如夢令之「萬帳穹廬人醉，星影搖
搖欲墜」差近之。

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

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漢人風氣，故能真切如此。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。

陸放翁跋花間集，謂「唐宋五代詩愈卑，而倚聲輒簡古可愛。能此不能彼，未可以理推也。」提要駁之，謂「猶能舉七十斤者，舉百斤則蹶，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。」其言甚辨。然謂詞必易於詩，余未敢信。善乎陳臥子之言曰：「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，故終宋之世無詩。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于中，而不能抑者，類發於詩餘，故其所造獨工。」

代詞之所以獨勝，亦以此也。」

四言敝而有楚辭，楚辭敝而有五言，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詩敝而有律絕，律絕敝而有詞。蓋文體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習套。豪傑之士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體，以自解脫。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，皆由于此。故謂文學後不如前，余未敢言。但就一體論，則此說固無以易也。

詩之三百篇十九首，詞之五代北宋，皆無題也；非無題也，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。自花庵草堂每調立題，并古人無題之詞亦爲作題。如觀

一幅佳山水，而卽曰此某山某水，可乎？詩有題而詩亡，詞有題而詞亡。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拔者矣。

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，其辭脫口而出，無矯揉妝束之態。以其所見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詩詞皆然。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，可無大誤矣。

人能于詩詞中不爲美刺投贈之篇，不使隸事之句，不用粉飾之字，則于此道已過半矣。

以長恨歌之壯采，而所隸之事只「小玉雙成」

四字，才有餘也。梅村歌行，則非隸事不辦。白吳優劣，卽于此見。不獨作詩爲然，填詞家亦不可不知也。

近體詩體製，以五七言絕句爲最尊，律詩次之，排律最下。蓋此體于寄興言情，兩無所當，殆有均之駢體文耳。詞中小令如絕句，長調似律詩，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，則近于排律矣。

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，又須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內，故能寫之。出乎其外，故能觀之。入乎其內，故有生氣。出乎其外，故有高致。美成能入

而不能出。白石以降，于此二事皆未夢見。

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，故能以奴僕命風月。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，故能與花鳥共憂樂。

「昔爲倡家女，今爲蕩子婦。蕩子行不歸，空牀難獨守。」「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？無爲久貧賤，輾軻長苦辛。」可謂淫鄙之尤。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，以其真也。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。非無淫詞，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；非無鄙詞，但覺其精力彌滿。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，非淫與鄙之病，而游詞之病也。「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，」而

子曰「未之思也。夫何遠之有？」惡其游也。

「枯藤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平沙，古道西風瘦馬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」此元人馬東籬天淨沙小令也。寥寥數語，深得唐人絕句妙境。有元一代詞家，皆不能辨此也。

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，沈雄悲壯，爲元曲冠冕。然所作天籟詞粗淺之甚，不足爲稼軒奴隸。創者易工，而因者難巧歟？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？讀者觀歐秦之詩遠不如詞，足透此中消息。

第六輯

論

詞

法

論詞法

吳梅

作詞之法，論其間架構造，却不甚難。至於擷芳佩實，自成一家，則有非言語可以形容者。所謂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也。有一成不變之律，無一定不易之文。南宋時修內司所刊樂府混成集，巨帙百餘，周草窗齊東野語，稱其古今歌詞之譜，靡不備具。而有譜無詞者，實居其半。當時詞家，但就已定之譜，爲之調高下，定句讀，叶四聲，而實之以俊語。故白石集中。自度腔皆有字譜，其他

則否。非不知舊詞之譜也。蓋是時通行諸譜，完全無缺，作者按譜以下字，字範于音，音統于律，正不必瑣瑣繕錄也。是以在宋時，多有譜而無詞，至今則有詞而無譜。惟無譜可稽，斯論律之書愈多矣。要皆扣槃捫燭也。余撰此篇，亦匠氏之規矩耳。律可合，而音不可求，余亦無如何焉。

〔一〕結構 詞之爲調，有六百六十餘，其體則一千一百八十有奇。學者就萬氏詞律，按律譜聲，不背古人之成法，亦可無誤。惟律是成式，文無成式也。于是不得不論結構矣。全詞共有幾句，

應將意思配置妥貼後，然後運筆。凡題意寬大，宜抒寫胸襟者，當用長調。而長調中就以蘇辛雄放之作爲宜。若題意纖仄，模山範水者，當用小令或中調。惟境有悲歡，詞亦有哀樂。大抵商調、南呂諸詞，皆近悲怨；正宮、高宮之詞，皆宜雄大；越調冷雋，小石風流，各視題旨之若何，以爲擇調張本。若送別用南浦，祝嘏用壽樓春，皆毫釐千里之謬。（南浦係歡詞，壽樓春爲悼亡。）此擇調之大概也。至每調謀篇之法，又各就詞之長短以爲衡。短令宜蘊藉含蓄，令人得言外之意，方爲合格。如

李後主詞「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，」不說出苦字；
溫飛卿詞「楊柳又如絲，驛橋春雨時，」不說出別
字，皆是小令作法。長調則布置須周密，有先將題
面說過，至下疊方發議論者，如王介甫桂枝香金陵
懷古；有直賦一物，寄寓感喟者，如東坡水龍吟楊
花；而憑高念舊，根觸無端，又復用意明晰，措詞
嫻雅者，莫如草窗長亭怨懷舊詞云：

記千竹萬荷深處，綠淨池臺，翠涼亭宇。醉墨
題香，閒簫橫玉盡吟趣。勝流星聚，知幾誦
燕臺句。零落碧雲空，歎轉眼歲華如許。凝

佇，望涓涓一水，夢到隔花窗戶。十年舊事，儘消得庾郎愁賦。燕樓鶴表半飄零，算惟有盟鷗堪語。漫倚徧河橋，一片涼雲吹雨。

蓋草窻之父，曾爲衢州倅官，時刺史爲楊詠齋，（按卽草窻之外舅）別駕爲牟存齋，郡博士爲洪恕齋，一時名流星聚。倅衙在龜阜，有堂曰嘯詠，爲琴尊觴詠之地。是時草窻尙少，及後數十年，再過是地，則水逝雲飛，無人識令威矣。詞中「千竹萬荷，」指嘯詠堂也。「醉墨題香，勝流星聚，」指一時羣屐也，「隔花窗戶，燕樓飄零」指

目前景物也，「漫倚河橋，涼雲吹雨，」是直抒葵麥之感矣。此等詞結構布局，最是勻稱，可以爲法。
（宋詞佳構，浩如煙海，安得一一引入。僅舉一例，以俟隅反。）

「二」字義 我國文字，往往有一字兩三音，而解釋殊者。詞家當深明此義。如蕭索之索，當叶速，索取之索當叶嗇，數日之數當叶素，煩數之數當叶朔，睡覺之覺當去聲，知覺之覺當入聲，其他專名如嫪毒、僕射、龜茲等，尤宜留意。作詞者一或不慎，動輒得咎。詞爲聲律之文，苟失黏錯誤，

便無意致。草窗玉漏遲，題吳夢窗霜花腴詞集首云：「老來歡意少，」又云：「與君共是承平年少，」兩用少字，非複韻也。蓋多少之少是上聲，老少之少是去聲，本係兩字，儘可同叶。又如此字，一入麻韻，一入箇韻，蓋些兒之些爲平，楚些之些爲仄也。因略舉數則：

屈信申 信義迅 造作早 造就繼 矛盾忍

甲盾遁 窒塞色 邊塞饗 馮婦逢 馮河平

女紅工 紅紫洪 戕害祥 戕荆臧

諸如此類，不勝其多。學者平時誦習，一加考

核，則音讀既正，自無誤用矣。

〔三〕句法 積字成句，叶以平仄，此填詞者，盡人知之也。但句法之異，須在作者研討，一調有一定之平仄，而句法亦有成規。若亂次以濟，未有不舛謬者。今自一字句至七字句止，逐句覈訂如左。

(一) 一字句 此種甚少，惟十六字令首句有之。其他皆用作領字，而實未斷句者。(領不外正、甚、怎、奈、漸、又、料、怕、是、證、想、等數字，用平聲者不多。)

(二)二字句 此種大概用于換頭首句，其聲「平仄」者最多，又或用于句中暗韻處。用在換頭者，如王沂孫無悶云：「清致，悄無似」，周邦彥瑣窗寒云：「遲暮，嬉遊處」，此用平仄者。又如東坡滿庭芳：「無何，何處是」，張炎渡江雲：「愁余，荒洲古渚」，此用平平者。用在暗韻者，如木蘭花慢夢窗壽秋壑云：「金絨，錦韉賜馬，蘭宮，繁書翠羽」，此用平平者。又如白石惜紅衣云：「故國，渺天北」，是用仄仄者。二字句法，不外此數例矣。

(三) 三字句 通常以仄平平爲多，如多麗之「晚山青」是也。他如平平仄者，如萬年歡之「仁恩被，封人祝」是。仄平仄者，如平滿江紅之「奠淮右」，平平平者，如壽樓春之「今無裳」皆是。若「仄仄平」，「仄仄仄」類，大半是領頭句矣。

(四) 四字句 「平平仄仄」，「仄仄平平」，固四字句普通句法，無須徵引古詞。然如水龍吟末句，辛稼軒云：「搵英雄淚」，蘇東坡云：「是離人淚」，是上一下三句法也。又如楊无咎曲江秋云：「銀漢墜懷，漸覺夜闌」，是平仄仄平也。

(五) 五字句 按此亦祇有「上二下三」，與「上一下四」兩種。「平平平仄仄」，「仄仄仄平平」，「仄仄平平仄」，「平平仄仄平」，此四種皆上二下三句法也。若如燕歸梁云：「記一笑千金」，是上一下四也。惟壽樓春「裁春衣尋芳」，用五平聲字，則殊不多耳。

(六) 六字句 此有二種，一為普通用于雙句對下，一為折腰句。如清平樂之下疊，風入松之末二句，則詞中不經見者，平仄無定。

(七) 七字句 此亦有二種，一為「上四下三」，

如詩一句者，如鷓鴣天「小窗愁黛淡秋山」，玉樓春「棹沉雲去情千里」之類。一爲「上三下四」者，若唐多令「燕辭歸客尙淹留」，洞仙歌「金波淡玉繩低轉」之類，平仄無定，作時須留意。

以上七格，詞中句法略備矣。至八字句，如金縷曲「枉教人夢斷瑤台日」，九字句，如江城子「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」類，實皆合「三五」四「五」成句耳。句至七字，諸體全矣。蓋歌之節奏，全視句法之何若。今南曲板式，卽爲限定句法而設，故曰樂句。曲與詞固是一例。詞譜雖亡，而句

法未改，守定成式，自無偏規越矩之謂。至就文律言之，則出句宜雅艷，忌枯瘠；宜芳潤，不宜噉殺。意常，則造語貴新；語常，則倒換須奇。一調之中，句句琢鍊，語語自然，積以成章，自無疵病矣。

〔四〕結聲字 結聲者，詞中第一韻與兩疊結韻處也。第一韻謂之起調，兩結韻謂之畢曲。此三處下韻，其音須相等。近人作詞，往往就古人成作，守定四聲，通體不易一音。其用力良苦。然煞聲字不合之弊，則無之也。此端防于蔣鹿潭，近則朱、況，皆斤斤于此，一字不少假借。夔笙更欲調

以清濁，分訂八音，守律愈細，而填詞如處桎梏，分毫不能自由矣。

〔五〕雜述 古今詩話，汗牛充棟，詞話則頗罕。然如玉田詞源，輔之詞旨，宋元時已有專書。而周公謹浩然齋雅談末卷，吳會能改齋漫錄十六十七兩卷，亦皆詞話之類也。至清則如劉公勇之七頌堂詞釋，王阮亭之花草蒙拾，鄒程村之遠志齋詞衷等書，亦皆有價值者。（古今詞話一書，散見詞綜，無單行者。）而周氏詞辨，有獨到語，概足爲學者取法也。

詞學小叢書 全精裝二冊

民國廿六年三月一日十版

定價 二 元

編輯者 胡云翼 謝秋萍 羅芳洲

發行者 唐 堅 吾

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

上海河南路交通路

分售者 各省各大書局

有不編輯 許翻印 權

